

王柯平 著

《理想国》的诗学研究

PLATO'S POETICS IN THE REPUBLIC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理想国》的诗学研究

PLATO'S POETICS IN THE REPUBLIC



王柯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国》的诗学研究/王柯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8

ISBN 7-301-09005-6

I . 理… II . 王… III . ①柏拉图(前 427 ~ 前 347)-哲学思想②理想国-诗歌-文学研究 IV .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945 号

书 名:《理想国》的诗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王柯平 著

责任 编 辑: 戴远方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9005-6/B·0312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4 印张 368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Μανθάνω... ενήμεν διηλθομέν οὐκίζοντες
πόλει λέγεις, τῇ εν λογοῖς κεψένη, επει γῆς γε
ἀδαμαντίαι αἵμαι αὐτῆρι εἰναι. εν αύρανθι ἴσως
παράδειγμα ανάκειται τῷ βουλοφεινῷ ὄραν
καὶ ὄραντις ἔαυτον κατοικάζειν διαφέρει
ὅτε οὐδέν, εἴτε ποι εόστιν εἴτε εόσται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所描绘的城邦，
是一座理想的家园，但在地上无处可寻。
或许，在天上建有这样一座家园的范式，
举凡看到它的人，都想成为那里的居民。
至于它现在还是将来存在，都无关紧要。

——柏拉图：《理想国》第九卷 592

前 言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举世公认的一部“永不过时的经典”(timeless classic)。浓缩其中的诗学思想，堪称西方诗学的滥觞。怀德海曾言，欧洲哲学传统乃是研究柏拉图的一连串脚注而已。事实上，欧洲诗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譬如，柏氏所创设的艺术“摹仿论”(*μημηρις*)，传布广泛且影响深远，被奉为西方诗学发展的重要基石。后世诗学理论中所倡导的“神光流射说”与“理念显现说”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折映出“摹仿论”的影子。古希腊的 *μημηρις* 观，早期与戏剧表演或扮演活动密切相关，从柏拉图开始才把绘画等视觉艺术包括在内，并以此来界定一般艺术创作的本质。所谓 *μημηρις*，不是简单地摹仿或仿制，而是包括再现加表现、心理与行为同化和艺术创作等多重维度。现代语言中的 imitation(摹仿)与 representation(再现)等词，很难涵盖古希腊 *μημηρις* 的真正意蕴，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局限性的和误导性的诠释而已。因此，有必要就 *μημηρις* 的喻说与真谛进行溯本探源性的研究。为了传承原义，本书也曾设想将柏氏的 *μημηρις* 论音译为“弥美西斯论”，简称为“弥美论”，借以避免原译“摹仿论”中所包含的片面诠释与可能的误导误解等问题。为了不引起意外的生疏或唐突之感，本书依然因循守旧地使用了“摹仿论”这一传统译名，只不过有意采用了象征疑问或

非议的引号予以标示的软性区别方式。

本文立足于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文本语义分析，借助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和二次反思(second reflection)的方法，试图对《理想国》的诗学思想进行重新探讨和定位。^[1]本文认为柏氏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带有政治工具论色彩的道德理想主义诗学。鉴于柏氏诗学以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为原则，注重善心为本和强身为用的灵肉互动关系，本文在细读慎思的过程中，新拈出心灵诗学(ψυχο-ποίησις)和身体诗学(σωματο-ποίησις)两个概念，用以揭示和阐述柏氏诗学中两个彼此会通的理论维度。在古希腊语里，诗学(ποίησις)的本义是指创作或塑造的艺术。相应地，基于诗乐艺术教育的心灵诗学，旨在塑造道德与美好的心灵；而基于体操艺术训练的身体诗学，旨在塑造健壮而优雅的身体。此两者交互作用，有机统一，试想通过灵肉结合的教育，来实现身心和谐的境界，培养美善兼备的人格，造就文武双修的卫士，最终建构一座符合理想的城邦，为人类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处。

毋庸讳言，柏拉图的诗学隐含着内在的矛盾张力。他从道德理想主义原则出发，一方面谴责和控告诗人与诗歌，甚至颁布逐客令将一些诗人赶出城邦，因此在历史上背着敌视艺术和艺术家的恶名。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谙悉诗歌的艺术魅力及其审美教化等多重价值，并采用直接与间接的方式为诗辩护，试图有选择地有条件地利用诗歌来为其教育理念服务。“古来有之的哲学与诗歌之争”，对柏拉图这位古希腊诗哲的影响甚巨。无疑，柏氏轻视摹仿诗而推重哲理诗，他的对话哲学也因此成为充满神话喻说和诗性智慧的诗化哲学。他的代表作《理想国》，堪称西方诗化哲学的范本。在这里，哲学的理智与诗意的流动，通过鲜活而古雅的对话形式，巧妙地融为一体，不仅拓展了哲学思辨的诗意空间，而且提升了诗性智慧的理论维度，从而使其成为一部常读常新的活动文本。

重读这一文本，琢磨其中一个侧面，与其说是出于“溯本探源”的妄念，毋宁说是自我调整研究方法的结果。就个人嗜好而言，我比较喜欢读两类书：一是会通中外、驰骋古今、创见良多、自成体系、发人深省的思想型著作，二是依据文本、会聚焦点、细读慎思、言之有物、剥茧抽丝式的专门型论述。在读书的筵席上，前者犹如“大餐”，后者几近“小菜”。喜欢什么，便选择什

么,主要取决于个人当时的胃口与品位。那么,在国内学界,真正称得上美味佳肴的“大餐”与“小菜”到底知多少,一时说不清楚。每到书店里看到各种装帧考究、琳琅满目的文库、书系、丛书、精选文集或前沿新论,首先感受到的是视觉上的冲击,随之便是翻阅时徒生的感慨,总觉得陈列于其中的一些大而化之的鸿篇巨制或应景之作,很有可能会耗损作者的才思、浪费社会的资源,甚至耽误读者的时间……有鉴于此,本来学养有限的我,从不奢望自己会有尝试烹饪“大餐”的能力,因此退而求之,从吾所好,在学做“小菜”上多下一点儿工夫。说实话,平生愚笨,眼高手低,谨想自己若能竭尽余力做出一两盘不让人倒胃口的“小菜”,也算是尽了一个普通读书人的本分。为此,近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始终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诗学思想之上。

顺便提及,涉足柏拉图的诗学园地,如同穿越曲径通幽的诗意图空间。这一过程不仅需要精心的细读与理智的灵思,而且需要伴随着一定的想像和一缕诗情。前者有利于谈玄论道、归纳推理,后者有助于心游万仞、情追远古。对我个人而言,柏氏的诗化文本,融哲理与诗情于一体,阅读时如果仅仅求诸于冷峻的理性分析,只为了演绎出一套子丑寅卯式的逻各斯(话语)系统而殚精竭虑的话,那未免太苛求自己了。说实话,这是我个人无意而为的。我在阅读柏拉图的文本时,通常总有些“矫情”,遇到费解之处,虽不至于知难而退,但却会暂且搁置,抑或回味那些富有诗意的描绘,抑或重温那些富有想像的喻说,以便领略原本富有情思意趣的阅读快感。在这里,自娱自乐的审美阅读(*aesthetic reading*)或许比硬着头皮的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来的更为直接,更有裨益。记得前年在牛津大学公园里阅读柏拉图的对话集时,我习惯于采用随兴所至的方法,时断时续。有一天下午竟然因为雨后出现的一道彩虹而神不守舍,结果忘却了所读过的章节和所迁想的妙得。那委实是一个收效甚微的下午,但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所读所想似乎都消失在那道绚丽的彩虹里。有拙诗为证:

在我记忆的网络里,
布满了天上无数的幻景:

火烧云，佛光金顶，天马行空……
可从未见过雨后斜阳下
这道凌空低垂的彩虹——
左一棵梧桐，
右一棵雪松，
两大树冠上托着一张弯弓；
五色斑斓，
雄浑而又轻灵，
像古罗马教堂的彩绘穹顶，
像紫禁城御道的大红门洞，
流泻在池塘中的倒影，
把四周芳草上的雨珠染出笑容。
我真想穿过脚下的绿茵，
去亲吻水中那醉人的霓虹，
可又担心自己的脚步太重太重，
会摇碎一串串挂在雨珠上的甜梦。
我只好伫立在原地，
凝照空中的云色幻化翻动。
此时，
胸中虽也涌起一缕缕诗情，
但无暇觅句，
只是呆望着那道彩虹，
直到她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柯平

2005年于太阳宫寓中

注 释

- [1] 阅读柏拉图的对话文本，通常与探讨柏拉图思想主旨（尤其是哲学思想）的方法

密切相关。按照瑞阿勒(Giovanni Reale)的归纳,解释柏拉图思想的历史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或三种范式:第一是沿用了1500年的新柏拉图主义范式(the Neoplatonic paradigm),源自旧学园派(the Old Academy),其代表人物为普洛丁,侧重从比喻的角度来阐述柏拉图的思想;第二是发端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的体系论范式,为期150余年,其代表人物为特恩曼(Wilhelm Gotthilf Tenneman)、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E. D. Schleiermacher)和邵瑞(Paul Shorey)等,主要根据现有的对话文本来总结和抽绎柏拉图的思想体系(cf. Wilhelm Gotthilf Tenneman.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Leipzig, 1792-95; H. Ritter, ed.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aus Schleiermachers handschriftlichen Nachlass. Berlin: G. Reimer, 1839; Paul Shorey. *The Unity of Plato's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E. N. Tigerstedt.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Neoplatonic Interpretation of Plato*. Helsinki: 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 1974;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Richard Kraut,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etc.);第三是图宾根学派(the Tübingen School)于20世纪50年代所倡导的“秘传论范式”(esotericist paradigm),其代表人物为克雷默(H. J. Krämer)、盖塞尔(K. Gaiser)和瑞阿勒(G. Reale)等,认为形于文字的对话文本无关紧要,而那些“未成文的教诲”(unwritten teachings)才是解释柏拉图思想的核心部分(cf. Giovanni Reale. *I tre paradigmi storici nell'interpretazione di Platone e i fondamenti del nuovo paradigma*. Napoli: Istituto Suor Orsola Benincasa, 1991; H. J. Krämer. *Arete bei Platon und Aristoteles: zum Wesen und zur Geschichte der Platonischen Ontologie*. Heidelberg: C. Winter, 1959; H. J. Krämer. *Plato and the Foundation of Metaphysics*. Ed. And trans. John R. Catan. Albany: SUNY, 1990; K. Gaiser. *Platons Ungeschriebene Lehre*. Stuttgart: E. Klett, 1968; G. Reale. *Per una nuova interpretazione di Platone*. Milan: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1989; etc.)。上列归纳显然比较笼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1)三者均忽视了新学园派对柏拉图的怀疑论解释方法;2)第二种范式把许多不同的立场观点不加区别地堆放在一起;3)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离经叛道的第三种秘传论范式。以冈察雷兹(Francisco J. Gonzalez)为代表的一些古典学者认为,这第二种范式包括一位论(unitarian)和发展论(developmentalist)两种解释方法,此两者连同秘传论解释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试图从不系统的、零碎的和不设定结论的对话形式中提炼出

一套系统性的柏拉图哲学思想。这几种方法可以归之为“教义论范式”(dogmatic paradigm),与此相对的则是以新学园派(the New Academy)为主要代表的“怀疑论范式”(skeptical paradigm)。前者的目的是要证明柏拉图旨在建立一套哲学理论,后者的目的是要表明柏拉图旨在借助怀疑论的方法来反驳或拒绝发展一套哲学理论,因此运用论辩、诗化和修辞等不同手段,来瓦解自以为是的做法和倡导不设定任何结论的开放性探索之路(open-ended inquiry)。这两种广义上的范式,历史悠久,影响甚大,大多数研究柏拉图的古典学者游历于两者之间。有鉴于此,冈察雷兹等古典学者意在推行第三种与众不同的范式,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方式”(the third way)。这种方式试图把哲学与口语、哲学与修辞、哲学与戏剧、哲学与想像、怀疑论与教义论、成文与不成文的教诲等等传统的对立因素,一并纳入追问的范围。一般来讲,探求“第三种方式”的学者尽管有的偏于质疑或反驳,有的偏于建构或印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非同寻常地重视柏拉图对话中的文学、戏剧与修辞性相,力图避免将研究目的与系统学说的建构或反驳等同起来。相反地,他们认为柏拉图的对话给人以‘灵感’,给人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劝导’人采取行动,扩展人的‘想像力’,‘引领’人自行进行探索,传布一种反思的、实践的和非命题性的知识,或者邀请人参与对话,以便积极探寻真理等等”(Cf. Francisco J. Gonzalez. Ed. *The Third Way: New Directions in Platonic Studie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5, pp. 1-2; 3-22)。作为中国读者,我觉得西方的方法固然可以参考,但不一定要亦步亦趋。其一,我们有良好的历史感,一方面会自觉地设法进入历史,在努力缩短历史文化距离的同时寻求文本中所隐含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会有意识地走出历史,尽可能在现实语境中体悟“温故而知新”的特殊效应和探寻其外延性的现实意义。其二,我们有良好的文学意识,对形象性的隐喻或比喻及其象征意味比较敏感,而柏拉图的对话在结构和修辞上富有戏剧性和文学性,这样有利于引导我们进行思辨性的感知和想像。当然,我们的短处主要在于围绕逻各斯的逻辑实证和哲学思辨方面,这就需要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学者的科学方法与优秀成果。另外,从诗学角度来解读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不只是因为“摹仿论”等学说是奠定西方美学或诗学的重要基石,而且是因为诗学兼顾着哲学与文学的基本特征,包含着道德与政治层面上的实践智慧,同时又在对话形式中流溢着“诉诸情感的议论”(ad hominem argumentation),这正是引导人们走出“洞穴”、走向哲学(爱智之学)的有效途径。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西方诗学理论的基石	(1)
一 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	(2)
二 国内研究柏氏诗学的基本现状.....	(3)
三 西方研究柏氏诗学的主要成果.....	(5)
四 “始于足下”的“小题大做”.....	(8)
第一章 要旨、方法与诗性智慧	(15)
一 《理想国》的要旨何在?	(16)
1 政治的败坏与解救的途径	(16)
2 论述结构与现实追求	(21)
二 二元论的诗化描述	(24)
三 日喻(<i>Hλος</i>)的象征	(26)
四 线喻(<i>Γράμμη</i>)的内涵与误区	(30)
五 洞喻(<i>Σπήλαιον</i>)的启示	(34)
六 对话文体与诗性智慧	(41)
第二章 道德理想与心灵学说	(53)
一 道德理想主义	(54)
二 政治与道德的理想范式	(56)
1 政体流变中的最佳选择	(57)

2	德性修为中的公正理念	(61)
三	以善为本的“七科”教育	(64)
四	道德化的心灵学说	(67)
1	象征心魔的戒指喻($\Delta\alpha\kappa\tau\lambda\iota\omega\varsigma$)	(68)
2	心灵的构造与等级	(70)
3	上天或入地的灵喻($\Psi\nu\chi\eta$):业报轮回	(74)
 第三章 心灵诗学的实践准则 (88)		
一	治心为上的诗乐艺术	(89)
二	神为善因的颂词: $E\upsilon\lambda\o\gamma\iota\alpha$	(92)
三	寓教于乐的调式: $\Delta\alpha\rho\iota\sigma\tau\iota$ 和 $\Phi\mu\gamma\iota\sigma\tau\iota$	(99)
四	简约明快的节奏: $E\nu\sigma\pi\lambda\iota\omega\varsigma$, $\Delta\alpha\kappa\tau\lambda\iota\omega\varsigma$ 与 $H\rho\omega\varsigma$	(108)
1	以道德为本位的净化工作	(109)
2	表现理想生活的简约范式	(111)
五	适宜的文本与节制的情感	(116)
1	文本的选择	(116)
2	情感的表现	(120)
六	超载的道德负荷	(124)
 第四章 身体诗学的境界与追求 (146)		
一	强身为用的体操艺术	(147)
二	身体诗学的境界: $K\alpha\lambda\o\kappa\alpha\gamma\alpha\theta\iota\alpha$	(154)
三	内外结合的教育方式	(157)
四	苦其心志的训练与饮食	(162)
五	破旧立新的男女裸体操练	(165)
六	理想人格的两个维度	(168)
1	心灵和谐	(169)
2	文武兼修	(171)

第五章 多维视野中的美善论	(182)
一 “美”的意味与范围	(183)
二 美与善的语义与语境关联	(185)
1 <i>Καλός</i> 与 <i>Αγαθός</i> 的语义异同	(185)
2 <i>Καλός</i> 与 <i>Αγαθός</i> 趋同与别异的语境	(187)
三 因善而美的因果关系	(192)
四 “善的理式”的多面性相	(195)
1 本体论维度	(196)
2 认识论维度	(198)
3 伦理维度	(200)
4 审美维度	(201)
5 目的论维度	(202)
五 成于至善的过程意味	(203)
第六章 “摹仿论”的喻说与真谛	(209)
一 源于床喻(<i>Κλωνή</i>)的“摹仿论”	(212)
二 <i>Μημηραῖς</i> 的源起与转义	(214)
1 <i>Μημηραῖς</i> 的源起	(215)
2 <i>Μημηραῖς</i> 的转义	(220)
三 “摹仿论”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224)
1 戏剧传统中的 <i>μημηραῖς</i> 现象	(224)
2 写实画风中的 <i>μημηραῖς</i> 现象	(228)
3 影响的聚合:众象归一	(231)
四 “摹仿论”的真实用意与双重维度	(232)
1 “项庄舞剑”式的修辞策略	(233)
2 “摹仿论”的双重维度	(235)
五 “摹仿论”的理论意义分析	(238)
1 形而上学的艺术观	(239)

2 艺术形象创造论	(242)
3 艺术想像与典型再现说	(247)
4 西方诗学理论的重要基石	(251)
第七章 为诗辩护与诗化哲学	(287)
一 对诗人的谴责与控告	(288)
1 诗人行骗	(290)
2 诗人无知	(291)
3 诗人乏德	(291)
4 诗歌的魔力	(292)
二 为诗辩护:直接与间接	(295)
1 直接的辩护	(296)
2 间接的辩护	(300)
三 哲学与诗歌为何而争	(307)
1 古希腊诗学的三种形态	(308)
2 争吵的结果	(312)
3 阿里斯托芬的冷嘲热讽	(313)
4 柏拉图对诗歌的分类	(320)
余 论:心灵与城邦的融合	(333)
主要参考文献	(338)
古希腊术语英汉对照表	(351)
后记	(368)

绪论

西方诗学理论的基石

- 一 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
- 二 国内研究柏氏诗学的基本现状
- 三 西方研究柏氏诗学的主要成果
- 四 “始于足下”的“小题大做”

在人类思想史上,古希腊诗哲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的地位是极其特殊的。黑格尔尊其为“人类的导师”,是因为哲学作为科学始于柏拉图。^[1]怀德海声称“欧洲哲学传统基于研究柏拉图的一连串脚注”,是因为柏氏思想博大幽邃,其著作犹如“一座取之不竭的富矿”。^[2]时至今日,柏氏的对话文集依然就像一片广袤的思想之林,其中布满纵横交错的路径,标示着形形色色的科目。举凡意欲穷源尽委者,无论你沿着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政治学或心理学之路漫步林中,还是沿着诗学或美学之路搜奇览胜,均会在娓娓道来的对话文本中找到各自的源头,并在细读凝思中获得新的感悟。这委实是一个“温故而知新”或“知新而温故”的动态过程。举凡阅读过《理想国》的人,多少都有这样的体会。

一 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

“柏拉图是古典时代一位著作宏富的作家，他的著作似乎完好无损地流传到我们。长期以来，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我们尚未搜集到的其他柏拉图著作。”^[3]那么，柏拉图的著作到底有多少呢？这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由于雅典的所有学园在 529 年被东罗马帝国强行关闭，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在 639 年被伊斯兰军队焚毁，结果使古希腊文化的典籍损失惨重，因此柏拉图著作的数量及真伪也就成了学者们研究和争论的一大问题了。根据 1 世纪的德拉图西(Thrasylus)本、1513 年的阿尔杜(Aldiuia)本和 19 世纪先后发掘的羊皮纸手抄本和莎草纸本，归于柏拉图名下的对话共有 44 篇之多。^[4]经过专家数年鉴别，有的认为真作有 34 篇(泰勒)，一般认为真作有 28 篇左右。^[5]虽然少数著作仍有争议，但仅占次要地位，不妨碍了解柏拉图思想的全貌。值得指出的是，柏拉图原先的古希腊文本和 16 世纪初的拉丁文译本，在历史传播过程中范围十分有限，直到英国牛津古典学者乔伊特(B. Jowett)于 1871 年最早翻译出版了 5 卷英文本《柏拉图全集》^[6]以后，才逐步改变了原来那种“曲高和寡”的局面。随后，卡里(B. Cary)等人于 1911 年又翻译出版了 6 卷英文本《柏拉图著作集》，福勒(H. N. Fowler)等人于 1914 年又翻译出版了 12 卷希腊—英语对照本《柏拉图全集》，加上相继翻译出版的德、法、意等其他西文本，这样才使柏拉图的读者和研究者群体在 20 世纪不断发展壮大，迄今所取得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也都出于现代学者之手。

在柏拉图的所有对话文本中，其思想成熟时期所撰写的《理想国》(*Πολιτεία*)，^[7]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永不过时的经典”(timeless classic)。^[8]该书不仅代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而且代表其诗学思想。该书第十卷里提出的艺术“摹仿论”，被鲍桑葵等西方美学史家视为“西方美学理论的重要基石(important foundation-stone)”。^[9]鉴于柏拉图在“摹仿论”里主要是谈诗歌艺术，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其视为西方诗学理论的重要基石。从其学术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理想国》充分彰显了对话哲学与诗化哲学的特性与

魅力。哲学家罗素就曾发出这样的惊叹：柏拉图把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同令人惊奇的诗意的想像和深邃的神秘情感巧妙地结合起来，竟然达到如此罕见的程度。

这显然与柏拉图本人的学术背景有关。柏拉图早年对诗情有独钟，创作过抒情诗和戏剧诗，后来受业师苏格拉底影响而投身哲学。虽然终生矢志未改，但并不妨碍其诗意的想像能力和诗化的表述方式。据载，青年柏拉图在去“拜访苏格拉底的前一天晚上，苏氏梦见一只天鹅飞来停在自己的膝盖上，天鹅的翅膀很快长大，旋即飞向天空，唱着最优美的歌曲”。^[10]柏氏谢世之后，当时的雅典“立即出现了把他看作阿波罗之子的传说”。^[11]天鹅代表智慧和优雅，阿波罗象征理智与艺术，用这两种意象来描述柏拉图的生平轶事，虽然荒诞离奇、穿凿附会，但却形象地喻示出这位诗哲的独特学术风貌。

《理想国》的译本甚多，传布甚广，是西方受中等以上教育者的必读之物。我个人所收阅的英译本有 John David/David Vaghan 本(1852)、B. Jowett 本(1894)、J. Adam 本(1902)、A. D. Lindsay 本(1908)、Paul Shorey 本(1930)、F. M. Conford 本(1947)、D. Lee 本(1955)、Allan Bloom 本(1968)、Robin Waterfield 译本(1993)以及新近出版的 Albert Anderson 本(2001)。目前，国内柏拉图全集中译本新出，但《理想国》中译本流行有年，其中有吴献书本(1929)、郭斌和与张竹明本(1995)。其他选译本包括张师竹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1933)、任华的《古希腊罗马哲学》(1957)、郑晓沧的《柏拉图论教育》(1958)和朱光潜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1963)。国内不少学者大多借助上列译本来了解和研究柏拉图的思想。

二 国内研究柏氏诗学的基本现状

在国内，柏拉图的名头不小。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柏拉图堪称一位似老非老的古哲。所谓“似老”，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生活在年代久远的“轴心时期”(雅斯贝尔斯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前辈”；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他的思想似乎耳熟，不再是“显学追星族”(幽他一默，毫无贬义)的关注